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二十回 楊福單拳憐大有 李豐雙足跪高全

卻說孔制台點起文武官兵，放炮三聲，前往捉拿凌犯。委員楊福、千總蘇安帶領牌刀弓箭手百餘人，嚴嚴整整乘大舟於珠江，兵分三哨望譚村鄉進發。是時雍正七年小陽月令。貴興以為訟事安然，將欲大排筵席，廣集梨園。區爵興諫曰：「幾番宴飲不終，被他衝散。須防訟事有變，且勿驚揚。」貴興曰：「表叔是何言也？今日酬答長友，正好與眾兄弟痛飲一宵，以顯我凌家聲勢。」遂不聽爵興之言。邀齊一班惡黨，仍集於裕耕堂中，惟熊亞七、尤亞美二人未曾赴席。當夜三更時分，官兵剛至，一網生擒。初林大有聽得官兵將到，飛奔上儀門瓦面。楊、蘇將各犯捆束出門。遇遇天上有飯流下，塗穢楊公之衣。（事奇而筆亦幻）楊公驚怪，（不特當時驚怪，讀者亦驚怪）單身上瓦，只見一人躲身俯伏，酪酊流涎。（可為嗜酒者戒）大有窺見楊公騰身，乘醉而走。楊公不暇叫喊，隨後環屋追趕。追漸近，大有迸力一跳相隔，盈又楊公翻懸倒逐。大有不預其意，被楊公一手拎拿，二人比試幾合，大有乃用「童子拜觀音」法，兩手撥開，又相去遠。楊公發聲大喊，眾官兵聽得扳簾而上，然後把他捉獲。一齊關起三木，押解埋城。正是：

梨園滿日空歌舞，賓主無端又別離。

是夜，獲得賊匪三〇餘人。次早傳入天來訊質。孔公一鞠，各各不諱，惟貴興獨不肯招。孔公以鐵板煨烘燃他腳掌，貴興禁不得苦，捏不得痛，兩眼幾乎迸出，只得從實招來。於是發往監中。斯時尚有熊亞七、尤亞美二人未獲。孔公之意，俟獲到二犯，然後將他王法。

云當日貴興被獲，家中無所為計，乃托李豐向孔公之弟高全求情，許銀〇萬釋放。高全素知其兄情賦清廉，不可以金銀作弄，直卻李豐不能如命。李豐懇意綦切，高全固辭。李豐條然跪下，曰：「今日雖與貴興生計，實為我兄之謀。將來變案，此禍非輕。」言罷，眼暈俱紅。高全見他如此哀求，扶而慰之曰：「足下休要如此。吾即往諫便了。然聽與不聽，皆為汝之造化，非敢以逆料焉。」遂入見其兄，語言以漸而進，及說到貴興富有百萬、學足三餘之句，卻被孔公舉足一踢，怒責曰：「如何作此不差語？」於是，左右足連踢五腳。（天來受打五掌，高全受踢五腳。一手一足，遙遙相對。）高全懼抱頭而竄，暗思：「事為人謀而身受其辱。心甚不甘！」即喚下人鄭漱向李豐索銀五百兩。李豐以為得計，大喜而進。之後久不聞音耗，訪察鄭漱，漱言：「二爺被踢五腳，故此索銀五百。較諸往日減價殊多。」（易行五掌，領穀五擔。高全五腳，索銀五百。一穀一銀，遙遙相對。）

未幾，聖旨到粵東，宣如孔公督理黃河急務，限日限時。竟將九命冤情附托於肇慶府連公監督，叮嚀告誡，刻日揚帆。天來聞孔公登程，亡魂喪膽，催舟追趕。誰想官船去後，舟艤填河，日行三、五〇里。幸得有些南風吹至飛來寺下，窺見孔公入寺參神。待其回舟。俯優於船頭號哭。悲慘之聲惹起峽猿助叫。孔公撫慰一番，給予金銀布帛。

天來歸告其母曰：「大人者，所仰望而冤伸也。今若昆！」與其母弟相對泣於中庭，而孔公已度嶺去矣。（孔公度嶺之易正可與下文天來度嶺之難相對。）因此觀之，則君子之清政蒞治，其黎民不愛慕者幾稀？此話休題。

且說肇慶府遵領孔公之命，將各犯帶回府監。誰想當日簡勒先聽得貴興案情發作，逃在端州。今聞貴興帶到府監，便改裝往問。二人相見，且驚且喜，設計偷生。貴興囑他「如此如此」，勒先點頭許諾。忽聞後邊一人叱曰：「汝等休要在此生事，貽害於吾。」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